

古典詩文選釋

徐
翰
逢

古典詩文選釋

徐翰逢

遼寧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三年·沈陽

古典詩文選釋

徐翰逢編著

☆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沈阳市大西路二段同心东里12号）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文出字第1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frac{1}{32}$ ·8 $\frac{1}{2}$ 印张·2插页·187,000字·印数：1—50,000 1963年8月第1版
1963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90·612 定价(7)0.95元

前 言

在这本小册子里，收集着笔者近年来分析我国古典詩文作品的二十篇文稿。其中一部分，是应长春地区中学教师函授进修需要所写，也曾印发吉林省各中学作参考。少数篇章，曾經在刊物上发表过。

书中所选原作，絕大多数都是現行大中学校教材，都是流傳比較广泛、长期膾炙人口、在內容和形式上均具典范性的作品。

由于撰制時間、写作目的与原文性質，存在着不同，因而各篇文稿的体例，并不完全一致。在分析过程中，也曾密切注意突現各篇原作的本質风貌及其特征，惟因个人水平有限，很多地方，还难滿意，有待讀者多予是正！

在撰写期間，曾經得到吉林大学霍玉厚教授的亲切指导，长春二中关守身校长，也曾給与不少帮助。辽宁人民出版社編輯同志，更对編写的內容与形式，提过极为珍貴的意見。笔者謹在这里，一并表示衷心的謝意！

书中注釋部分，基本上即依人民教育出版社課本的原注，由笔者作了一些增益。

几年来，国内曾經出版不少古典文学分析的著作，对笔者都有启发。本书因系普及讀物，未能把参考书目一一标明，謹此致歉并致謝。

徐 翰 逢

1962年8月杪于长春

目 录

孟 子	天时不如地利	1
荀 子	天 论	15
屈 原	涉 江	25
司馬迁	鴻 門 宴	42
汉乐府	孔雀东南飞	66
諸葛亮	出师表	88
陈 寿	隆中对	103
酈道元	三 峡	123
李 白	蜀道难	134
杜 甫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149
杜 甫	登 楼	157
√ 韓 愈	师 說	162
杜荀鶴	时世行	177
欧阳修	醉翁亭記	184
苏 洵	六国論	197
苏 軾	石鐘山記	208
陆 游	关山月	218
辛弃疾	永遇乐	228
馬中錫	中山狼傳	243
蒲松齡	促 織	258

天时不如地利^①

孟 子

孟子曰：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②，环而攻之而不胜^③。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

“城非不高也，池^⑤非不深也，兵革^⑥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⑦，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⑧，域民不以封疆之界^⑨，固国不以山谿之

①天时不如地利——选自《孟子》的《公孙丑》下篇。天时，地利，人和，是影响战争胜败的三个因素，其中以人和为最重要。天时，这里主要指有利于作战的时令、天气；地利，指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及优良的武器装备；人和，指协和的人心与振奋的士气。②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周围三里（那样小）的城。郭，是外城。③环而攻之而不胜——四面围住了攻打它，但是不能取胜。④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意思是说，其所以敢于（或能够）四面围起来攻打，必然是得到有利于进攻的天时了。⑤池——指护城河。⑥兵革——泛指武器装备。兵，指兵器。革，指甲衣（古代作战时士兵用以保护身体的皮制的衣服）。⑦委而去之——意思是弃城而逃。委，放弃。去，离开。⑧故曰——所以说。这是引用古人的话而不提来源的说法。⑨域民不以封疆之界——使人民定居下来（不迁到别的地方去），不能单靠划定的边疆的界限。域，此处作动词用，有安住之意。

險^①，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②。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③。寡助之至^④，亲戚畔^⑤之。多助之至，天下順^⑥之。以天下之所順，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⑦。”

《天时不如地利》，是我国先秦散文著作《孟子》中《公孙丑下篇》的一章，篇幅甚为简短（才一百六十多字）。但是，无论从立论的坚实上，从论证的精确上，以及从形象的丰富与层次的清楚上等各方面来看，它都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散文论文中的典型篇章，都可以标志我国先秦散文的最高境界。

《孟子》一书，计共七篇。内分二百六十一章，合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依唐代学者韩愈的说法，它是孟子死后门人弟子记录而成；然而西汉作家司马迁，则认为是孟子晚年与其徒万章、公孙丑等所共同编制（这是比较通行的一种看法）。《孟子》一书，虽然是代表“语录体发表文章的最后一家”，然而它“实质已接近直接著作的形式”（参照罗根泽《先秦散文选注》序言），标志着我国古代散文从语录到长篇的一种过渡。

①固国不以山谿之险——巩固国防，不能单靠山河的险要。谿，同“溪”。

②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建立威信于天下，不能单靠武力的强大。③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意思是说，主持正义的人就能多得人民的帮助；背离正义的人就得不到人民的帮助。道，指正义。寡，少。④至——极点。⑤畔——同“叛”。⑥顺——顺从。⑦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所以，君子不战则已，战就一定胜利。君子，指上文所说的“得道者”。

在《孟子》一书中，作者运用了他雄肆宏放的文笔，进行了明白晓畅的论述。它宣“王道”，辟“邪说”，讲“道德”，说“仁义”。无论从思想上、文章上，对历代文人，都是影响甚大。在两汉散文中，《孟子》是常被称引的一部著作。唐代散文大家韩愈，不只是在学术上以孟轲自比；在文学上，他也是拳拳服膺《孟子》。宋代苏洵父子，也都是毕生致力于学习《孟子》、成就极为显著的散文大家。直至清代，无论桐城、阳湖各派，没有不尊崇《孟子》的。有人把《孟子》在古代散文体系中的地位影响，比之于诗歌门类里的《诗经》，这也是不无实际根据的。

孟子（约公元前372—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邹（今山东邹县）人。为战国时代著名的思想家与学者，系鲁公族孟孙之后。他受业于子思（孔子之孙）的門人。从学派与学术上看，他是儒家的嫡系传人。孟子生逢战国后期，社会的动乱与民生的疾苦，都极为剧烈。天下诸侯，都在图谋制霸争雄，纷纷讲求富国强兵之术。所谓“天下方务于合从连横，以攻伐为贤。”（《史记·孟荀列传》）而各国广大人民，则一无例外地呻吟在频繁的战火与苛杂的税役当中。所谓“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盛于此时者也。”（《孟子》）在这样一个混乱时代里，孟子主张“法先王”“行仁政”，强烈反对不义战争，到处宣传“省刑罚，薄税敛”。他力图维护领主制度，所以被诸侯看作“迂阔于事”，而“终莫能听纳其说”（赵岐《孟子题辞》）。今天看来，孟子的学术思想，虽然有其唯心倒退的一面；但是他的许多见解主张，还是对人民有利，值得我们珍视的。

《天时不如地利》一文，就是一篇表达孟子重视人民力

量，力主“保民而王”的民本主义思想的著名篇章。文章技法純熟，风格明暢，是《孟子》散文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二

全篇文章，可以分为三个段落（亦即三个层次），来分析探討。

开篇两句，是文章的第一段落（第一层次），是文章的起首部分。提出全篇論旨：“最重要的是‘人和’”的命題。以下从“三里之城”到“是地利不如人和也”，为第二段落（第二层次），是全文的軀干部分。具体論証了“最重要的是‘人和’”的命題。再下从“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到篇終，为第三段落（第三层次），是全文的結尾部分。申述如何取得“人和”和有了“人和”亦即有了“胜利”的道理。

“天时不如地利”这个标题，乃选者所加。这是选家只就文章起句或起句主要詞語进行的标题。实际，这个标题，只能显示全篇論点的前半，不能看作全篇論点的概括或提炼。

开头三字（“孟子曰”），正是作为語录体文章形式的一种印迹。在《孟子》一书二百多章当中，多半都是以如此三字开端。此三字也明示了本文可能是战国雄辯大家孟子的一次論辯发言的特征。本文虽是一个短章，但它首尾縈回，环环紧扣，可以作为完整篇章来讀，也可以作为一个长大語句来看。

第一段落，是两个六言排偶語句，它簡短明快，开門見山地揭示了文章的命題，奠下了文章的論点。从句子形式上看，是个排偶句；从意思表达上看，是个递进式。在如此以排偶表递进的形式当中，有力地突現了“最重要的是‘人和’”这一全

篇論旨。这个排偶形式很好，因为它十分有助于分別在对等地位来比較“天时”“地利”“人和”。这个递进形式也极妙，因为它异常适合在层层深入当中，最后摆出“人和”。它和那种“天时与地利，都不及人和”的并列說法，邏輯性和层次感，都有甚大的差异。有了如此的内容与形式，这个第一段落，就显得极其坚实有力。

本文論点的三个内容，都是古代認為决定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孟子一生，正是一个战争频仍的时代。对于这三个战争要素的爭論，正是当时各国统治阶级所至感兴趣和极为热中的課題。所以，这个論文命題本身，就說明着它的现实性与斗争实践意义。

第二段落，从邏輯論列来看，也就是全文的第二层次。这个段落，仍然是在对比递进当中，具体論証“‘人和’最为重要”的全篇論旨。在这个段落里，又应分为两个层次：前一个是論証“天时不如地利”；后一个是論証“地利不如人和”。这两个层次，有其对比关系，更有其递进联系。

《孟子》文章的特点之一，是它善于借助形象比喻，說明抽象問題，本文也是如此。

現在先看本段前一层次的論述内容与方法。在此前一层次里，作者論述的内容，是“天时不如地利”；論述方法，則是从具体比喻到抽象說明，亦即从現象叙述到本質分析。他首先列举当时天下普遍存在的爭城爭地的战争事实。他从攻守两方提起，守的一方是，仅有“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三里之城”指的是“方圓三里的城”，是一个比較狹小的城（依《左傳疏》記載，当时城制是：天子九里，公七里，

侯、伯五里，子、男三里），“七里之郭”，是圍在这个城外的外城。这里仍是用的排偶語句，指出守的一方的防卫条件。然后說明就凭如此之城如此之郭，攻的一方却“环而攻之而不胜”。“环而攻之而不胜”这句话，两个連詞（两个“而”字，均有“并且”之意），三个轉折（三个接連发展变化的动作）。“环”，是四面包圍；“攻之”，是攻打这座城池（这里的“之”字是代詞，作“它”解；与前面的助詞，作“的”字講者不同）；“不胜”，是說始終未能拿下。这是指攻的一方的攻打情势。上面是对爭城战争現象的叙述，这是一个形象比喻。

下面就把这种具体現象，提到抽象理論上来分析。“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夫”这一发語詞，既表承接前文，又表轉折深进。全句是說，攻的一方，既然能以作到包圍这个城，并且进行了攻打，他就必然是占有“天时”方面的有利因素（“天时”，不只指的有利作战的节令、天气，它也包括先发制人、突襲、夜取等基本上屬於爭取時間条件的战术問題）。“矣”这一語气助詞，既有助于表达这一句話語意的完足，也更有助于表露說話人对于話語內容的輕重、肯定否定情感与口吻声气。这句是遙承上段前半“天时不如地利”所作的分析，所得的結論。下面則就上段后半“地利不如人和”，进行分析，得出断語。“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然而”，是个轉折連詞，也是一个翻案連詞。它本身就足以显示对前述內容，对“天时”这个因素的重要作用的异議和否定。“天时”得到了，可是这座小小的城池却拿它不下，这还不是因为这个“天时”胜不过“地利”（防卫条件）么？这句

話，是本段前一個層次的結論。這是具體論證了第一段落中的前半命題，亦即前一論點。

然後，再看本段的後一個層次。這個層次，是在承接前一個層次之後，具體論證“地利不如人和”的道理。逐步逼近主題核心。從內容上看，它是第一段落後半命題，亦即後一論點的具體闡釋。和後一論點本身比較來說，雖有抽象具體之分，從邏輯結構來看，兩處則是完全一致。

上面已然論過“天時不如地利”，這裡就從“地利”談起。“地利”是這兩個層次結構的內在聯繫，它象一把無形的巨鎖一樣，把兩節文章，緊緊連合一起。作者在本文中，所要着重論證的問題，是“地利不如人和”，而並非“天時不如地利”。所以，在上一層次里，無論是对“地利”对“天時”的描述，都較簡單。而在此一層次里，則從“深溝”“高壘”“堅甲利兵”“粟多米盛”等四個方面，細致地描述“地利”條件的齊備與完美。而其結果如何呢？却是不得不“委而去之”。這就反襯出“地利”遠遠不如“人和”，這就自然得出相應的結論“地利不如人和”來。漢人趙岐《孟子注》說：

“有堅強如此，而破之走者，不得民心，民不為守。卫懿公之民曰：君其使鶴戰，若是之類也。”這個解釋，是很中肯的。

這一層次，緊承前文，仍從守者一方提起。一開始接連運用四個排偶語句，並且每個排偶語句，都是採取否定的否定的均一形式。這樣，就比一般散行或直接肯定的敘寫，更顯得氣勢充沛，語意鮮明。從而強調了“地利”條件的美備。從語句構造與安排來看，它也都是把作為“地利”條件的“城”“池”

“兵革”“米粟”等，放在句首，作為主語，下部則分別運用

曲折表达方式，描繪这些条件的状态。而对于此等所有条件的作用与效果，作者却只輕輕使用“委而去之”四字，就把它一笔勾銷。这当然是为了在无形比照中間，突現“人和”的重要性質。而“是地利不如人和也”这一結論，也就显得极其自然了。“委而去之”，四字甚妙。不可輕輕放过。“之”，是总指上述所有“地利”条件，“委而去”的“而”，它两端联結着两个动作（两个动作有其递进联系关系）：一个是“委”（不得不“扔掉”它們，“放弃”它們）；一个是“去”（逃走）。

第三段落，也就是第三层次，是进一步闡述如何取得“人和”，以及有了“人和”就有了“胜利”的道理。这段文字，可以看作全文的总结，可以看作全篇論旨的最后闡发。

开端的“故曰”二字，不只承上启下，也显示着文章的进展与加深。也就是它既在表明文章是繼承前段，特別是繼承前段結論而来，也在表明文章要向演述前段，特別是演述前段結論而去。下面，“域民不以封疆之界”等三个排偶句子，正是针对当时諸侯国主所汲汲經營、日夜追求着的富国强兵之术，称霸天下之图而发。从“民”而“国”，从“国”而“天下”。层次上逐步加深，邏輯上逐級加甚。并且紧密回顧上文，以批破諸侯只講“地利”不重“人和”的迷梦。当时諸侯，正是以严树“封疆之界”，为“域民”（赵岐解为“居民”，即使人民安处）之本；以多控“山谿之險”，为“固国”之根；以竞求“兵革坚利”，为“威天下”之源的。孟子当年周游列国，和这些人物接触时，他們所寻求追問的，多半是一套如何“辟土地，朝秦楚”的所謂“齐桓、晋文（都是春秋五霸之一）之

事”（如齐宣王）。他們常常“以土地之故”，而不惜“糜烂其民而战之”（如梁惠王）。仁政不修，殘虐百姓，成为諸侯国主一种共通的政治作风。孟子雅善調查研究，于是他就如此“有的放矢”地抓住此类人物的心理，采取攻心战术。

在孟子首先把“封疆之界”“山谿之險”“兵革之利”等，联翩予以否定，也就是把諸侯心中存在着的“地利为重”的观念，予以排除（这里是从反衬方面闡釋主题）之后，語鋒就轉到从正面闡釋主题上来。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两句話，正是全篇精神所在。正是“人和”問題的本質灵魂。它和首段后截立論（“地利不如人和”）遙相呼应。而把該項立論具体闡明，进一步深化，使那个抽象的高层論点，落实到这里具体实际的作法作风上来。这里的“道”，包含孟子所經常說到的“仁义”“仁术”与“仁政”，主要的是“仁政”（它們的延伸意义，都可包含“正义”）。“得道者”指“能行仁政的国君”。“助”指“支援”与“拥护”。“多助”是指受到人民群众广泛的支援拥护。至于“失道者寡助”那一面，情况則是与此完全相反。这两句，既是全篇論旨的核心，也正是孟子政治主張的本質。在《离娄上篇》中，孟子也曾說過：“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廢兴存亡者亦然。”在《梁惠王上篇》中，也曾說過：“仁者无敌”，等等，都是一种意思。

上面这两句話，是本段文章两个主要論点。以下就双綫分承、双管齐下，叙述它們各自发展到頂点时的不同后果。一方是“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即吳起对魏武侯所說：若君不修

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这是指的全丧“人和”一面；一方是“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亦即孟子所說的：得乎丘民，而为天子），这是指的极得“人和”一面。两者之間，对比强烈，結果悬殊。而語法修辞，則一本之于規整的排偶格式。理路分明，論辯有力。然后把两种不同結果，两种不同情况，放在一起，进行較量。逆应第二段后节。其間勝負高下，不待言而自喻，“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这一結論，回应篇首，具有水到渠成之妙。于是第二段“地利不如人和”的最后結論，到此也就获得更加完足的闡发。全篇論旨，到此，也就显得骨健神清，十分醒豁。

全段文章，始終是以“得道”与“失道”对比貫下。語句构造，在排偶之中有連鎖。邏輯論列，在分述中間，推进三层。而無論对比、排偶、連鎖、分述与递进，都无一不是为了显揚主題而服务。文章的形式与內容，于此得到了高度的和諧完美的統一。

三

本文的思想內容，比較單純明了。主要的是在反复論辯当中，說明“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亦即最重要的是人和）的道理。进而闡明只有施行仁政，才能取得人和，保証胜利的道理。汉人赵岐在談及本文“章旨”时，曾經指出它是“言民和为貴，貴于天地”。簡明扼要，道出主題。

从本文背面，我們也可以看出当时列国諸侯，如何片面追求地理物質条件，藐視团结人民群众力量；以及当时战禍連綿、虐政深重的社会面貌。

自从孟子提出篇中論点之后，历代統治者之中的某些人，在某些政治（包括軍事）問題上，是常常引此为戒，或多或少地注意了“人和”这一帶有根本性質的問題的。因而也就不能不考虑到如何通过仁民爱物的手段，达到收攬人心制胜图强的目的。所以，尽管孟子原来論点的提出，是站在封建統治階級立場，为封建統治階級服务，然而，在客觀上，却也有利于人民。

本文論点，虽然是产生在二千多年以前，不免帶有封建主义色彩。但是它所提示的道理，即在今天，对于一些軍事、政治問題，以至大的小的工作問題，仍然不无启发意义与参考价值。比如，我們今天估計一种战争的勝負，衡量一項工作的成敗，也还常常引用文中一些古色斑斕的名言，来为嶄新的现实生活服务。毛主席在《論持久战》中，就曾活用本文的論点，說明敌我战争不同性質的問題。

四

本篇散文的艺术特征，也很突出，很丰富。

首先是，它具有强烈的邏輯力量。决定一篇議論文章的价值，邏輯力量如何，是个首要条件。本篇論文的邏輯力量，是强烈的、深刻的。它通篇閃爍着作者邏輯思維的光輝，构成一种巨大的說服力。开篇，即在层层对比当中，提出根基牢固的論点。它严峻、周密，干脆、鮮明，有如迎面聳立的两座山峰，不可搖撼；也有如耀眼生光的一面旗帜，不容遮掩。篇中，作者在大量社会观察的基础上，从当时普遍存在的現象中，逐次推进地（如：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主（“地利不如人和”）次（“天时不如地利”）分明地論証了自己的命題論點。這就充分顯示了《孟子》文章“近而遠，淺而深，疏暢條達而詳允精密”（明人郝敬《孟子說解》附《讀孟子》）的特點，構成一種邏輯上的嚴密性與深邃感。在篇末結束中，作者則是進一步發揮了自己善于“因勢利導”“逐步引伸”的行文特點，把作者的正面意思，也是一篇要旨“人和重於一切”的道理，作了細致深入地闡揚。文章的說理，也就更加完足。邏輯力量，也就更顯強烈。

其次是，採取層層深入的論辯方式。這一特點，基本上屬於文章結構範疇。當然，它也和形成強烈的邏輯力，具有密切關係。孟子本文，在結構方面，無論從全篇，從各段，乃至從小節以及從某些語句來看，都是善于採取層層深入的方式，進行說理，展開論辯的。從全篇來看，它是從論點到論証，從論証到結論，逐層加深。從段落來看，開篇一段命題的提出；篇中一段論証的開展；篇末一段結論的闡明，都莫非如此。不只是論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可勝”處，有其明顯的層次，即在論列“城”“池”“兵革”“米粟”等“地利”條件時，也不是沒有內在的層次的。

而在結尾一段，作者多次運用了連鎖推理的邏輯結構（如“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前一推理的結論，即是後一推理的前提；由此推得的結論，又是下面新一推理的前提。這樣，層層深入，節節提高，“首尾縈回，如環無端。”（牛運震《孟子論文》）就形成一種逐步加強不容分割的雄壯整齊氣勢，適應了堅實牢固的論辯內容的表達。